

佐渡，佐渡，惊起一片朱鹭

本报记者王子江、杨光、杨汀

“洋洋”和“友友”在佐渡岛已经生活了23年8个月。如果它们是我们，在想念故国的同时，应该对这一生感到无比自豪：让经历过本土朱鹮灭绝的日本，重新拥有了近700只“吉祥之鸟”。

佐渡岛位于距新潟市约70公里的日本海，岛上除了稻田就是茂密的树林，这种环境与它们3000公里外位于秦岭深处的老家没有太大的区别。

作为拯救日本朱鹮族群的功勋元老，它们被一如既往地保护着，一般人难以目睹它们的真颜。佐渡岛朱鹮保护中心的所长保苅洋一通过电脑监控系统，让新华每日电讯记者看到了它们生活的场景：它们住在最里面的饲养笼里，分别带着16号和17号脚牌，在镜头前悠闲地散步。

1999年1月30日，“洋洋”和“友友”作为中国赠送给日本的礼物来到这里，“友友”是雄鸟，寓意中日友好，“洋洋”为雌鸟，寓意来自中国陕西省洋县。如今它们已经26岁了，相当于人类80岁的年龄。曾经的少年夫妻，已经分居两个饲养笼内，“友友”与一名13岁的雌鸟住在一起，“洋洋”的室友则是一位14岁的同性。

保苅洋一说，“洋洋”已经不会生育，不过“友友”前几年还有生育能力，成为岛上最老生娃的朱鹮，尽管现在它的室友产下的无精卵居多，但大家期待它再次当“爸爸”。

绝望

日本现在仍然沿用中国对朱鹮的旧称“朱鹭”。南朝陈后主曾有诗：“朱鹭戏蘋藻，徘徊流洞曲。”唐代张籍游终南山时也留下一首《朱鹭》：“翩翩兮朱鹭，来泛春塘栖绿树。”

明治维新后，日本朱鹮生存环境日益恶化，加上人工捕猎，曾遍布日本各地的朱鹮数量逐年减少。1981年，为抢救朱鹮，日本将佐渡仅存的5只野生朱鹮捕获，送至佐渡保护中心，与上世纪70年代在能登半岛捕获的另外一只进行人工饲养，这宣告了日本野生朱鹮的灭绝。也就在那一年，中国在陕西省洋县山中发现了7只朱鹮，在中国民间，朱鹮被看作是吉祥的象征，称为“吉祥之鸟”。

佐渡保护中心希望将6只朱鹮实现人工繁殖，但两年内就死掉了三只。1985年，日本从中国借来雄性朱鹮“欢欢”，同他们的雌鸟“金”配对，但因“金”年龄已高，未能如愿。1990年，日本又将雄鸟“绿”“入赘”北京动物园，但它与中国朱鹮的临时婚姻也没能孕育出后代，日本本土朱鹮保留一点血脉的希望再次落空。

希望

1998年11月，中国领导人对日本进行访问，平山征夫找机会把这个愿望告诉中国访问团，诚恳相告日本国民渴望一对健康朱鹮的愿望。就这样，“友友”和“洋洋”来到了日本，和它们一同前来的，还有作为技术指导员的中国人王繁育专家席咏梅。

“她把年幼的儿子留在中国，在佐渡朱鹮保护中心工作了两年，为日本成功实现朱鹮的人工繁殖做出了贡献。”

平山征夫的这段回忆，被印在佐渡朱鹮公园纪念馆内，参观者无不为之感动。

1999年5月21日，“友友”和“洋洋”解出它们的第一个孩子，起名“悠悠”，喜讯立刻传遍日本列岛。现在，佐渡朱鹮纪念馆里，“友友”和“洋洋”从交配到“悠悠”破壳而出的录像画面，不断循环播放。

此后的一年，“友友”和“洋洋”又相继添下两雏。2000年10月，中国政府又向日本赠送了一只雌性朱鹮“美美”，它与“悠悠”配对，使朱鹮更好地在日本繁衍。2001年，两对朱鹮共孵化出11只雏鸟，到2002年，佐渡的朱鹮数量达到了25只。

2003年10月10日，36岁的“金”死去，这个年龄相当于人类超过100岁，日本本土的朱鹮彻底灭绝。佐渡为“金”竖立了一块纪念碑，上面雕刻着一只金色的朱鹮，平山征夫亲笔题写碑文：“永远怀念朱鹮‘金’！”此时，佐渡的朱鹮数量达到了40只。

呵护

为了确保基因多样性，中国此后又两次赠送朱鹮给日本。2007年11月，“华阳”和“溢水”



▲佐渡朱鹮保护中心的朱鹮。本报记者杨光摄

抵达佐渡，2018年10月，“楼楼”和“关关”东渡日本，中国赠送给日本的朱鹮总数达到7只。

佐渡有两个朱鹮圈养点，一个是佐渡朱鹮保护中心，另外一个是野外放飞站。其他少量的朱鹮被圈养在日本其他地方的动物园和饲养中心，主要是为了应对环境变化和疾病。

保护中心的朱鹮除了种鸟外，主要是年纪较大、身体不太健康不适合放飞的朱鹮。保苅洋一说，为了让食物特别挑剔的朱鹮在圈养的条件下保持健康，他们研究了各种饮食配方，后来发现“马肉配鸡蛋”最符合朱鹮的胃口。

种鸟是不能参观的。保苅洋一考虑再三，决定破例带记者近距离参观那些不能放飞的朱鹮，它们三五一组居住在不同的饲养笼里。说是饲养笼，其实就是三面用网隔离的房间，地面是模拟野外的草地，房间高约4米。进入饲养笼之前，保苅洋一除了让记者鞋底消毒外，还反复叮嘱记者，脚步一定要轻，不要大声说话，相机都不能用，因为快门声都可能刺激到生性敏感的朱鹮。一旦受惊，它们在笼内乱飞，很容易撞断脖子。

放飞

早在2003年，佐渡朱鹮保护中心就制定了《野外放飞计划》，设立了野外放飞站，准备时机一旦成熟，就让朱鹮回归自然。2008年9月25日，5只雄鸟5只雌鸟从笼中飞

出，标志着佐渡和整个日本时隔27年后，再次有朱鹮在天空中翱翔。2012年，放飞后的朱鹮在野生环境中孵化出了雏鸟，2016年，一对野生的朱鹮又诞下了宝宝，这意味着野外放飞取得了成功。

野外放飞站副干事佐佐木淳告诉记者，到今年9月，朱鹮的放飞次数已经达到28次，总数超过450只。他说，朱鹮在放飞前要经过3个月的模拟培训，中心将它们放到一个80米长、50米宽、15米高的大笼子里，朱鹮在练习飞翔的同时，也能够慢慢适应提前设置的在野外可能遇到的障碍和人类活动，譬如拖拉机经过和农民插秧收割，等等。

日本环境省佐渡自然保护官事务所的首席自然保护官泽栗浩明和四名同事负责朱鹮放飞后的检测工作。检测全靠望远镜进行，工作量很大，不过有好多志愿者很高兴帮忙，佐渡保护中心还在网站提供多种联系方式，呼吁居民提供朱鹮的目击信息。

泽栗浩明告诉记者，根据统计，放飞后的朱鹮，5年后在野外生存率平均为40.1%。他还介绍，放飞活动举行14年以来，大约有29只朱鹮被发现飞越佐渡海峡，抵达了本州岛，最近的一只甚至抵达了东北部的仙台，飞行距离达到300多公里，它们当中有17只返回了佐渡，飞回来的全部是雄鸟。

据透露，到2021年底，全日本的朱鹮数量大约为650只，其中野外出生的325只，放飞的数量为153只，圈养的数量为182

只。2019年1月，日本环境省宣布，由于人工繁殖朱鹮及其野生放飞取得成功，下调朱鹮在日本濒危物种红色名录中的级别，从第二个级别的“野生灭绝”下调至第三个级别的“濒临灭绝1A类”。

朱鹮在日本摆脱了灭绝的危机，不过，泽栗浩明表示，现在还不是掉以轻心的时候，野外朱鹮加起来有480只左右，听起来很多，但考虑到佐渡岛的面积，数量并不大。这个数字应该达到700到1000只左右，野外的繁殖才能够让人安心，这也是全体保护人员的长远目标。

和谐

几百年来，佐渡曾以金银矿闻名，全盛时期，这里一年平均可开采出400公斤黄金和40吨白银，直到上世纪80年代采矿业才被废弃，现在朱鹮放飞中心所在地，就是当年的“鹤子银山”。但金山银山没有给佐渡带来繁荣，除了环境的灾难，佐渡一度成了流浪汉的乐园和犯人发配之地，二战时期更成为强征朝鲜半岛劳工采矿的“犯罪现场”。是朱鹮，帮助佐渡实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为了保护朱鹮，佐渡的农民开始也付出了一定的代价，他们先是被要求在水稻的栽培中削减50%以上的农药使用量，后来又要求全面禁止使用某些特定农药。但他们很快就发现农产品因朱鹮而受益，佐渡从2008年起实施“与朱鹮共生的家乡米”认证制度，获得认证的大米受到日本各地消费者欢迎，逐渐跻身高级大米行列，当初约430公顷的种植面积两年间几乎扩大了3倍。获得认证的农户为了建立朱鹮觅食区修缮水渠，冬天也在田里放满水，田里的泥鳅和蚯蚓等动物随之增多，生态环境的多样性得以保持。

2011年，佐渡成功申报联合国粮农组织的“世界农业遗产”，成为日本首个“世界农业遗产”，更是大大增强了农民与朱鹮和谐相处的信心。

朱鹮成了佐渡的一张“名片”。朱鹮形状的邮筒、吉祥物以及以“朱鹮”命名的清酒、牛奶等食品在岛上随处可见。来岛上观看朱鹮的游客也接踵而至。疫情之前，前往朱鹮森林公园观光的游客每年达到20万人，是岛上常驻居民人口的近四倍。不经意间，人们就能在稻田或者树林里看到朱鹮靓丽的身影。

临别的时候，保苅洋一告诉记者：“我们非常珍惜从中国来的朱鹮，‘友友’和‘洋洋’在这里非常幸福，我们希望它们长寿，希望它们也能和‘金’一样活到36岁。”

“童话爷爷”任溶溶：“我的一生就是个童话”

本报记者孙丽萍

“100岁的任溶溶，睡了……长长的梦。”儿童文学泰斗任溶溶辞世，一位文艺评论家留下诗评。

世纪老人、百岁童心——许多人回忆起他们所认识的这位中国儿童文学大家：他曾翻译数百种世界儿童文学经典作品，创作过脑洞大开、令人捧腹的《没头脑》和《不高兴》；这位世纪童话老人是个“老小孩”，终其一生不曾失去那最最珍贵的童心与纯真。

童话人生

“朝覲者，你往何处去？如若天房是花园，你可采得鲜花一束？如若天房是大海，你可采得稀世之珠？……”正如他翻译过的诗人谢普琴科写下的诗句，任溶溶将70年光阴投入童话翻译和创作事业，无疑是童话王国里最虔诚的“朝覲者”。

“我的一生就是个童话。”他说。

任溶溶这部童话书，是否像他自己笔下翻译的《柳林风声》《夏洛的网》那么甜美可爱？抑或像他翻译的近百万字《安徒生童话》那样，有一点淡淡忧伤？

1923年5月19日，任溶溶的童话书翻开了第一页，他在上海虹口区闵行路出生。任溶溶原名任鑑，家族来自广东鹤山，虽然看上去“跟大家实在没有多大不同，同样是那么乖乖的、乐滋滋的”，但仔细推敲，任溶溶的童年多少有一些不同的“基因”。

第一，广东人出生在上海，语言环境复杂，任溶溶从小就展示出语言天赋，会讲好几种方言；第二，出生在上海让任溶溶受到丰富的中外文化滋养，他从小吃西餐、看京戏，由衷感叹：“上海是一个何等赫赫有名的国际大城市啊！”

以童话对比人生，任溶溶的少年时期，或许有点像他翻译的《木偶奇遇记》和《洋葱头历险记》。10多岁的年纪，他已经成为一名新四军小兵，离开了上海，直到1941年才重新回到这座城市。

“我从事儿童文学是偶然，但是现在想来，没有搞儿童文学之前，我一生的道路似乎就是准备搞儿童文学的。”任溶溶在上海得到艺术滋

养，看电影，看书，看一切让人乐呵呵的东西，并且做起了文学翻译。从此，翻译和创作成为任溶溶这部童话书里的两个主角。

上世纪40年代，精通四种语言的任溶溶开始翻译外国儿童文学经典，打开了通往世界儿童文学宝库的大门。他的译作中，有厚重的《安徒生童话全集》《普希金童话》，亦有短小隽永的《木偶奇遇记》《柳林风声》《夏洛的网》。

“翻译了多少书，我连自己都不知道，想来至少300多种吧。”任溶溶在《我叫任溶溶，我又不叫任溶溶》一文中写道：“我一直翻译人家的东西，有时感到很不满足，觉得自己也有话要说，有时一面翻译，一面还对原作有意见，心想，要是让我写，我一定换一种写法，保管孩子们更喜欢。”

任溶溶的儿童文学创作从“小本子上随手记录的生活故事”开始，最初写的是灵动俏皮的儿童诗。1956年，任溶溶发表童话《没头脑》和《不高兴》，这部中国童话的经典之作被搬上银幕，轰动全国，陪伴了几代孩子的成长。《没头脑》和《不高兴》历经弥新——每一代孩子在成长道路上，似乎总能在故事里“遇见自己”，感受到童话的天真趣味。

丢三落四的“没头脑”，倔头倔脑的“不高兴”……个性鲜明、趣味横生的卡通形象是怎么诞生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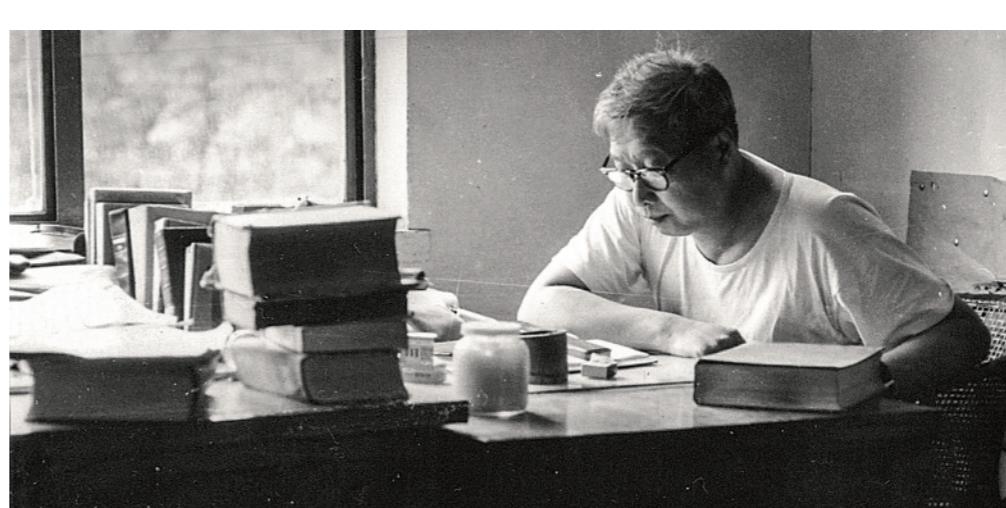
任溶溶回忆说，他自己就是个“没头脑”，当时也发现很多孩子的口头禅就是“不高兴”。“碰到这种孩子，批评他们吧，他们总是不服气，认为这是小事，跟长大以后‘做大事’没关系，我就想在童话里让他们出点大洋相、懂得人生道理。”

任溶溶把自己编的这个故事讲给孩子听，人人都被逗得前仰后合，于是编辑“空出了版面”监督任溶溶把故事变成文字。截稿前两个小时，任溶溶坐在南京路上一家咖啡馆里，“半个半小时就写了5000多字”。

童心与文心

凭借不老童心、不泯文心，百岁的任溶溶毕生在儿童文学的土地上辛勤耕耘，为孩子们种出一个繁花似锦的童话花园。

就在他逝世之前，上海译文出版社推出了



▲上世纪80年代，编辑《外国文艺》的任溶溶。上海译文出版社供图

20卷本《任溶溶译文集》，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也出版了8卷本《任溶溶文集》，全面呈现任老的文学成就。

诗人赵丽宏评论说：任溶溶的童心，让他的童话有着独特的天真滋味，“任老翻译创作儿童文学，总想让孩子们看得开心。他的作品口语化、通俗易懂，又特别优美。他纯粹、坚持，一辈子为孩子们写作、翻译，用化繁为简的方式抵达读者”。

翻开任溶溶翻译的《夏洛的网》，人们可以从他露珠般清澈、林间微风般喜悦的文字中感受这种“童心”：“第二天下雨，天色阴沉沉的。雨水落在谷仓顶上，不停地从屋檐上滴落下来；雨水落到谷仓院子里，弯弯曲曲地、一道一道流进长着薊草和藜草的小路；雨水噼噼啪啪打在朱克曼太太的厨房窗上，咕咚咕咚地涌出水管；雨水落在草地上正在吃草的羊的背上。羊在雨中站累了，就沿着小路慢慢地走回羊圈。”

其实，翻译完《夏洛的网》，任溶溶已经80岁了……

耄耋之年，任溶溶翻译最新版本的《安徒生童话全集》获得丹麦官方授权，在安徒生诞辰200周年之际出版。这套童话巨著字数近百万，翻译之艰巨可想而知。在家人眼中，童话爷爷的日常生活，就是“一张纸、一支笔、一

把椅子和一张桌子，一页一页‘爬格子’”。

2021年，上海译文出版社推出了20卷本《任溶溶译文集》，是任溶溶译著最大规模的一次汇集和出版。“整整一大箱，真正的‘著作等身’。”上海译文出版社总编辑史领空感慨，“翻译是一项寂寞的工作，如果不是热爱，怎么可能坚持一辈子？”

2022年5月19日，任溶溶迎来百岁生日。中国作协主席铁凝写了贺信，信中说：“任老爱孩子、爱生活、爱文学，生性豁达乐观，把为孩子写作看作是一生最快乐、最愿意去做的事。作为儿童文学泰斗的百岁任老至今仍在写作，以令人敬仰的人格风范和永不改变的写作初心，继续照亮新时代中国儿童文学的前行之路。”

“不管创作也好，翻译也好，好像是老天要我走这条路……一直走下去，走到现在我依然觉得很满意。因为我爱儿童文学，遇见儿童文学是我的幸运。不过也可以说，中国儿童文学有我这个人也非常幸运。”任溶溶如此说。

100岁的快活与天真

其实，任溶溶不叫“任溶溶”。为此，童话爷爷写过《我叫任溶溶，我又不叫任溶溶》，朴

面而来满满的童趣。

“任溶溶”是个笔名。上世纪40年代中后期，任溶溶在女儿出生那年开始创作儿童文学，也就顺手捡来女儿的名字作为笔名。从此他给自己惹了不少麻烦——“很多小读者给我来信，开头就是‘亲爱的任溶溶大姐姐’，‘亲爱的任溶溶阿姨’，毛病都出在这个名字上。”

毕竟是儿童文学泰斗，随便改个名字都如此妙趣横生。在许多人眼中，百岁任溶溶最珍贵的就是永不变质的童心童趣。

这份元气饱满、纯粹明亮、似乎仅短暂属于每个人童年的快乐，始终滋养着任老的翻译创作，从他笔下汩汩流出，酣美了亿万个童年。

儿童文学作家殷健灵回忆，任老在生活中非常有趣，是个乐天派，既受人尊敬，又非常受欢迎，“他的百岁人生，为孩子们打开了一个扇门，新鲜、灵动、跳脱的想象力扑面而来”。

上海儿童文学作家张弘是任溶溶的忘年交。她记得，一次探讨创作，问及他创作和翻译的秘诀是什么，任溶溶觉得简单又自然：“翻译就是作者你写一句，我翻一句，你怎么说我怎么译！”任溶溶又说：“童年的主旋律是快乐！人生的主旋律也应该是快乐！”

“100岁、70年，任老把自己活成了时间的传奇！”作家陆梅感叹，任老是伟大的作家，以丰沛的创造力赢得了时间。时间在他那里，不只是个线性的长度，更是精神的向度。任老一个人就像一个移动的儿童文学图书馆，“他口语化的儿童诗、忆旧散文、热闹派童话……似乎从哪一道随意门进入这座图书馆，都是灯塔般的存在，足够打开和唤醒那些沉睡的童年童心”。

而任溶溶自己，自然从来没有把儿童文学和伟大挂钩。他恬淡天真、快乐四溢，自称“我一辈子就是为孩子们写书”。他对小读者说：“我只有一个希望，就是它能给你一点快乐。”

2022年9月22日清晨，走完百年人生，任溶溶在睡梦中安详辞世。这本洋溢着快乐的百岁“童话书”，静静合上了书页。

100岁的任溶溶，睡了……在一个长长的、美好的、童话的梦里。